

## 送给儿童一块田和三个密码

读《米仓山下一块田》有感



□南凤子

我在一个月夜里，打开素净、淡雅的《米仓山下一块田》，仿佛是打开了20扇绿色的魔术之门。此时，月光如瀑，光活得像山间清泉。

这本诗性充沛、童趣盎然的散文集，延续了作者李娜细腻真切、清新动人的叙事风格，是其向自己的精神家园米仓山致敬的又一力作。近日这部作品在京举行了研讨会，众多专家学者、文学界人士等围绕其及儿童文学创作展开了深度的交流对话。

全书以季节为序，分为“春播”“夏花”“秋收”“冬藏”四章，20篇散文。每打开一篇，就进入了一个山乡秘境和一个独特的童心世界。其中藏有三个密码：美、成长和爱的密码。

风景之美，一半在景，一半在人。人在寻觅风景，风景也在寻觅人——那个懂它的人。作者无疑是懂得米仓山之美的第一人。因为她有一颗挚爱米仓山的心、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。

发现美的眼睛，天生给了我们一部分，但是更多的部分需要我们去练习。小读者跟着作者的笔触，看见米仓山的隐秘之美、深层之美，也就是在练习这双发现美的眼睛。简单地说，就是掌握美的密码。烟霞里冒出的袅袅青烟，是小瓦房在做深呼吸。一个个“肥球”是一颗颗玉米种子温暖的窝。手摇风车吹出来的麦子，是一曲长长的歌谣。水稻田是田字格，秧苗则是一个个碧绿的字。当风吹来，火苗像被惊吓的蝴蝶，一下子飞走了。一个装着落牙的火柴盒就是一个许愿盒，装着两个梦想。因此，小读者会感受到人融入自然，如同一滴雨珠融入河流，会变得多么惬意，又多么无限。20篇散文，又是20次春风化雨的生态之旅。

儿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先生曾说：“成长”书写是中国儿童文学艺术发展的“命脉”。在这本书中，关于成长的密码，像一滴天然营养的蜂蜜融于水中，无形而有味。

成长的密码之一：以欣赏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，在一草一木中发现美，看见一事一物的本真。由黑粪土、泥巴和大粪混合而成的熏得睁不开眼的粪球，在爸爸的引领下，作者发现它的味道不那么臭了，变得好玩了，因为她明白了“没有肥球的臭，哪来面团的香”。暮色中的作者来来回回撸摸肥球，像是一只开心的“屎壳郎”。

成长的密码之二：当自己需要什么，不是向大人、他人索取，而是用自己的头脑想办法，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。因此作者想要一双鞋，她会默默扛着一把小锄头，提着一个竹筐子，走向田野，采撷过路旁、车前草、夏枯草、益母草……这些散发着药香味的草儿，会变成一双漂亮的鞋子。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，就是关于成长的箴言：“如果我想买一双鞋，我会先看看自己的手”（“如果我想要一双鞋”）。

成长密码之三：永葆一颗童心，以五彩的童趣照亮日常生活。当作者有点生爸爸的气了，她就使劲踩一下爸爸留在泥地上的脚印。当她踩着一双绣花蝴蝶的鞋垫，她的每一步都像轻盈的舞步，花朵盛开，蝴蝶展翅，云朵飘动。最终，成长就是把自己的心，炼成一颗独特的钻石，去聚拢和折射这个世界的光，给世人带来一种夺目的美。

据《重庆日报》

## “无用的坚持”是最宝贵的勋章

——《湖水永远不会甜》读后

庭的支柱，也是子女羞耻感的来源。这种矛盾性恰恰揭示了底层女性的生存悖论：她们的坚韧是生存的必需品，却因不符合主流社会的体面标准而被污名化。
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父亲的彻底溃败。这个曾经以暴力和性彰显男性权威的角色，在工伤致残后沦为家庭的累赘。作者以讽刺的笔调揭露了父权制的虚伪：当男性失去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，性别优越感便沦为荒诞的表演。他仍以“一家之主”自居，却只能通过折磨家人维系最后的尊严。这种刻画不仅是对父权制的解构，更是对传统家庭权力关系的颠覆——当性别与能力错位，血缘纽带下的压迫反而更加赤裸。

书中盖娅的人生轨迹，是一部“优绩主义”的嘲笑史。她相信母亲的话：“读书能让你逃离这个烂泥潭。”于是她忍受着贫困的耻辱，以近乎自虐的方式苦读，最终获得哲学学位。然而等待她的不是逆袭成功，而是失业与更深的迷茫。作者卡米尼托在此撕开了教育公平的虚伪面纱：当文凭贬值为流水线上的标签，当“知识改变命运”成为空洞的口号，寒门学子的努力不过是“体力无产者”进阶为“知识无产者”。

更残酷的是，教育反而加剧了盖娅的身份撕裂。她在底层社区被视为“书呆子”，在精英圈层又因口音、衣着被排斥。这种双重边缘化，让她的精神世界如同书

中所写的湖水——“混沌而颠倒”。当她在面试官前，试图将“对书籍的投入”包装成美德时，得到的只有礼貌的漠视。

在《湖水永远不会甜》里，盖娅的困境犹如双重枷锁。在家庭内部，她要直面父亲压迫的阴霾；在社会层面，她又必须与结构性歧视的狂风暴雨顽强抗争。当她在校园遭遇霸凌时，毅然选择以网球拍暴力回击——这不仅是在自卫的本能，更是对“淑女教育”规训无可奈何的反弹。作者在此，以细腻而震撼的笔触，展现了一种令人心悸的真实：底层女性的反抗，往往只能以不体面的方式呈现，她们的愤怒，被轻易贴上“粗俗”的标签，却鲜有人探寻愤怒背后那深不见底的根源。

令人伤感的是，这种枷锁也渗透到女性同盟关系中。盖娅与闺蜜们的“塑料友情”，折射出底层女性互助的复杂性。她们互相扶持，是因为没人搭理她们，而后她们又在彼此施舍与受助中暗中齟齬。书中那句“她们到底是怜悯我一无所有，还是享受馈赠带来的优越感？”道破了贫困女性关系的本质：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，温情与算计往往共生。这种拧巴的情感，恰恰是生存策略的无奈写照——既要抱团取暖，又需警惕被同情吞噬尊严。

诚然，小说书名中的“湖水”，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意象。它既是盖娅家乡的实体存在，也是困住她的命运之网。湖水不会变

甜，正如阶级跃迁的通道不会向底层自动敞开。但，作者并未让故事止步于绝望。当盖娅在湖水中挣扎时，她的每一次呛水都是对宿命的质问；当她将“被暴力”转化为生存意志时，沉重地飞翔构成了对主流成功学的抵抗。

《湖水永远不会甜》的真正价值，不在于揭露黑暗，而在于让我们看见黑暗中的光——母亲皱纹里的坚韧、盖娅笔尖下的思考、少女们谨小慎微的友情，这些被主流叙事忽视的微小，恰恰构成了改变世界的潜在能量。不同于所谓“逆袭”与“救赎”的故事，书中的奇迹始终没有出现。盖娅的生活，不过是一次次的跌倒、受伤，在永远不会甜的湖水里挣扎。

在当下这个热衷成功叙事的时代，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价值坐标系：当个体的努力无法突破结构枷锁时，那份“无用的坚持”反而成为最宝贵的勋章，就像湖底的水草永远向着光亮生长，普通人的抗争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结局，但无数个盖娅的觉醒、无数个母亲的坚持、无数次失败中的尊严守护，终将在历史长河中汇聚成破晓的曙光。

卡米尼托用这部作品证明：真正的文学从不是绝望的回首，而是希望的播种机。当我们合上书扉，耳边响起的不是湖水的呜咽，而是千万朵浪花拍击水面的轰鸣——那正是改变发生的声音。

## 一部生动的军队政治工作教科书

——长篇小说《生命线》读后

当虚构的人物故事发生在真实历史背景下，人物命运便与时代建立了紧密关联，由此作为背景的历史事件愈加厚重。抗战胜利后，内战一触即发。我军独立旅政委赵云鹏与国民党第25师师长牛秦川曾是大学同窗，赵云鹏在抗战期间曾救过牛秦川，但不同的信仰让他俩在东北战场兵戎相见。直到大战前夕，二人才知对方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同胞兄弟。

作为充满矛盾性与复杂性的悲剧反角，令牛秦川一直困惑的是，为什么拥有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打不过共产党的军队？而这正是《生命线》以浓墨重彩揭示的主题：中国共产党打的不仅是军事仗，而是政治军事仗。

作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典范的赵云鹏，受过高等教育又历经战火淬炼，身为旅政治委员的他始终牢牢把握着所在部队的政治方向，并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人心里——他不但以理服人、以情动人，更更注重以身作则、言传身教。赵云鹏的搭档、旅长钟守田是被我军改造过来的俘虏（又称解放战士），出身贫苦作战勇敢的他讥讽政治工作是“玩虚的”，结果屡屡“踩雷”出问题，后在赵云鹏帮助下，于战争中得以成长进步。

作品通过一个个故事，润物无声地实现主题表达。拥有了土地的农民自觉拥护人民军队，踊跃参军保护自己的土地，

人民军队迅速壮大；百姓冒着炮火推着独轮车支前，呈现出“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，最后一件棉袄盖在担架上，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”的感人场景，这一切令国民党绝望：“土改政策挖了国民党的‘根’也铸就了共产党的‘魂’，我们不是在跟共产党打仗，而是在跟全国老百姓打仗啊！”

面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困境，人民军队不断改进红军时期就开始执行的俘虏转化政策，力图将解放战士改造为我东北战场兵力的主要补充来源。赵云鹏摸索出一套转化方法，其核心即因人而异展开思想、情感、政治“三个认同”教育，让战士们从根子上解决“为谁扛枪、为谁打仗”的问题。

人民军队官兵平等、纪律严明的景象，同样通过大量情节展现：初入城市，官兵们蹲在雪地里吃饭，绝不踏入百姓家中；作战勇敢的团长冯进军因斗殴走火误杀土改队长，赵云鹏忍痛下令行刑：“纪律是把刀，谁碰谁流血啊。”

哪怕身处困境，赵云鹏身上始终闪烁着信仰的光彩：他被诬陷停职“贬”到收尸队、俘虏转化队，几起几落跌至人生谷底，依然坚定对党的信仰。铁面无私的他并非不近人情，而是以“真”“实”“细”的政治工作温暖着广大官兵的心；钟守田的未婚妻千里寻来部队，极度困难下为让钟守田“体

面”地娶上媳妇，赵云鹏拿出留给老父亲的唯一一件新棉衣……

从战场拼杀到人性冲突，从生死离别到情感纠葛，上至国共双方高层，下至支前百姓、敌特分子等人物均有生动呈现，情节跌宕起伏。《生命线》将深刻的思想性和生动的艺术性有机结合，有力地阐明了一个真理：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“生命线”，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之道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由重庆出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《生命线》，可谓是一部全方位阐释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教科书式文学作品。

近悦远来  
书香重庆

电子书  
有声书  
扫码即可  
阅读、收听



据《重庆日报》

## 时代的主角

——读李燕燕《师范生》

我才发现，书中所写的师范生不仅是书的主角，他们还和许多未曾写到的师范生一起，成为特定时代的主角。

“我们大多数人安安心心做了一辈子教书匠。我教过的学生，国外的哈佛、麻省理工学院、剑桥大学，国内的清华、北大，一抓一把。”“他们永远是优秀的。”如书中所说，大多数师范生做了一辈子筑梦育人的老师，为国家培育出无数优秀的人才。少部分当了领导，或者因为别的原因，改行做了别的职业。有人认为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社会上各行各业做得好的，普遍都是师范生，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。有人认为，各行业的精英，有相当一部分是教师改行的。的确，无论是在教育系统里，还是在教育系统外，整个社会都活跃着令人拍手称道的中师生。

无独有偶，作家李燕燕也是早年“汉语言文学教育”专业的师范大学生。师范生在人类历史的文明进程中播撒点点星火，扮演着提灯引路的角色，她的报告文学《师

范生》也如同一束光，给高考生和家长以一定的指引：填报志愿一定要和未来的职业规划相结合。书中黄老师说杨大萍的女儿小妮填报师范专业：“我们读大学的目的是什么？恐怕不是秀一秀自己考了一个名气大的学校，让周围人羡慕一番，而是提前为自己规划好职业，简单地说就是生存与饭碗，这才是第一位的。”黄老师举例学生甲高考成绩在地区名列前茅，凭着个人兴趣填报了上海一所鼎鼎有名的综合大学，又读了听上去最时髦的专业，结果几年下来，考不上研又找不到工作。学生乙高考成绩刚跨过二本线，高不成低不就，最后填报了师范学院，还没毕业，县里的重点中学就伸出橄榄枝。

《师范生》对大学生和职场人也发挥着微光的作用：天道酬勤，努力终有回报。从跨进大学校门开始，“要么为四年后的就业做好准备，要么为毕业后考研做足功课。”陈玲为了练自己的胆量和口才，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，主动参加系里的演讲比赛。

从大四实习开始，她每天晚上坚持对着镜子讲半个小时的课。讲课尽量脱稿，还要观察镜子里自己的微表情，以及手势。结果试讲时得到了专业老师的认可，也得到了某所省重点中学老师的青睐。毕业时如愿签约。彭水县乡村教师张远伦在当地村民靠着种烤烟，一个月能挣个几千上万时，工资只有两百多元，他与妻子在乡下种地，粮食蔬菜大部分能自给自足，日子还算能过得下去，但心里还是有不可言喻的落差。但张远伦有对抗残酷现实的坚硬盾牌，那就是诗歌。他一边教学，一边在乡野之间感悟世道人心，不断在诗坛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后来文学深刻地改变了他的命运，不仅调到重庆主城区的《红岩》编辑部，最终成为重庆文学院的专业作家，还先后获得人民文学奖等重要奖项。

读《师范生》，让我想起周恩来的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。当你把自己的前途和民族的前途结合在一起，你就是时代的主角。

据《重庆日报》

□张壹

意大利作家茉莉亚·卡米尼托的《湖水永远不会甜》，是一部以细腻、锐利笔锋叩问社会不平等的女性小说。书中的这位女性，是身处底层想要改变命运的女性，却又是难以真正融入上流社会的女性。

主人公盖娅的挣扎与失败，不仅是一个小镇女孩的个体叙事，更是这类人群在阶级固化、性别歧视与教育神话破灭下的集体困境。这部作品以近乎残忍的真实性，叩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：当个人努力成为徒劳的西西弗斯之石，当向上攀爬的阶梯被抽走，普通人的命运是否注定会陷入“永远不会甜”的湖水？

小说中的家庭，是底层社会生存逻辑的缩影。母亲这一角色，是全书最复杂的矛盾体——她强悍、粗砺，用近乎无赖的手段争取政府救济金，用市井智慧为子女争夺教育资源，甚至不惜以撒泼打滚的姿态对抗命运的不公。在作者笔下，她既是家



□程华

近读一部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而创作的长篇小说《生命线》，它是从事军队政治工作40多年的现役陆军中将雷松（笔名），通过多年对东北解放战争的深入考察，创作的以辽沈战役为宏观背景的50余万字长篇小说作品。

《生命线》以军队政治工作为切入点，引领读者穿越半个多世纪风雨，回望那段镌刻在我党我军史册上的悲壮岁月。从1945年8月我军进军东北，到1948年11月辽沈战役打响，作者以深厚的笔触，再现了东北战场著名战役与重要事件，如三攻本溪、七道江会议、三保临江、四下江南作战、攻打锦州……历经三年多苦战，人民军队由弱到强，以及国民党军队的不可一世到全线溃败。小说通过对国共力量对比消长、战争局势根本逆转的全过程描写，讴歌了人民军队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凸显了以赵云鹏为代表的军队政工干部开展政治工作的举措，彰显了政治工作对于人民军队打胜仗、赢民心的重要意义。



□张绍琴

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，“师范生”是一个非常火爆的词语，相当于现在的网络热词。成为师范生是许多农村家庭孩子上学，希望孩子初中毕业后快速改变命运的“跳板”。

李燕燕的长篇报告文学《师范生》从1991年考取川西某中等师范学校的杨大萍写起，用八个章节进行交叉叙述，平行推进，对中国40年师范教育的沿革历程进行了一个全景式扫描，以文字的形式，画出时代浪潮中师范生的群体像。

拿到这本书，看了两页后我问李燕燕老师，您这本书的主角是杨大萍吗？李老师说，书中的主角有十多个。读完全书，